

香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綜合思考

鄭宏泰 陸觀豪

我們常說，香港在中華大地上只是偏南一隅的彈丸之地，因歷史關係，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備受中外社會注視。至於令其可以打開局面，成為傳奇的核心，明顯是能夠配合不同時期歷史發展大勢，從大勢中抓緊機遇，再憑本身努力不斷取得突破，因此可書寫傳奇。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第一次鴉片戰爭敗北，簽訂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割讓香港，成為綜合力由盛而衰的標誌，而這個大國衰落的過程長逾一個世紀——儘管期間曾有不少變革圖強、扭轉頹勢。

日軍侵華，令中國幾乎被吞併，反映那時的中國處於最虛弱、最危難時刻。抗戰勝利至1977年，中國雖逐步從谷底走向復元，但步履蹣跚，這又反映了大國復元之路確實不易。

西方經濟荼靡難當靠山

1978年至2010年代則再次踏上改革圖強之路，這次終於取得成功，可復興發展，其中2000年加入世貿組織最為關鍵，發揮了改革開放所得，不但工業生產壯大，成為「世界工廠」，教育、通訊、運輸、科技、軍事等各個領域均有長足發展，生產力及經濟金融實力大幅提升，於2010年代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再次回到國際舞台中心位置。

惟因此卻掉進了學術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自2010年代以降備受美國聯同歐日等國的

壓制，中國為了維護自身發展作出反擊，因此形成當前中美激烈角力的新形勢，牽動全球經貿、金融、政治、科技、軍事等多層面的發展。

在這個國家綜合力量由盛而衰又由亂到興的大勢轉變中，不同省市鄉村乃至於無數家族、個人，只能隨波逐流、順勢而行，其中香港和海外華人的發展軌跡，尤其反映了順應大勢下的抓緊機會，奮力發展，兩者不但在過去互相扣連，在應對未來時亦有很多可以相互配合的地方，這裏提出一些綜合思考和觀察。

扼要地說，香港在英人治下順應歷史大勢的發展，先是成為貿易轉口港，連結華洋、溝通內外，到貿易禁運下貨物轉口不再，又走上輕工業生產之路，內地改革開放則促進了本地生產線北移，同時帶動物業與股市的資本市場發展。回歸前後各種資金在香港自由進出、積聚，雖曾有起有伏，但基本上保持強勁動力，因此可與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國際地位深受肯定。

香港進入殖民統治之時，華南沿海鄉民在國家實力滑落、內亂災難疊加、農村經濟破產等因素刺激下，反而海外卻興起淘金熱，又有修築鐵路、興建水壩或採礦種植等大型經濟作業的吸引，出現一浪接一浪的華工飄洋海外浪潮。這些華工不但出洋時大多取道香港，日後在旅居地與家鄉的書信往來、四時所需或是積蓄匯寄回鄉，大多透過香港進行，因此又與香港建立起穩固緊密的關係。至於在旅居地定居下來後若遇重大困難與挑戰，更會以香港作為後退或多元投資的關鍵選擇。

進一步說，香港和海外華人自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綜合國力持續衰弱時期，到抗日戰爭勝利至1977年逐步走出谷底、走向康復時期，然後是1978年至2010年代踏上復興發展時期的不同階段，雖揭示了自身靈活與韌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順應歷史大勢的另一面，其中的最大特點是面向西方、開拓西方和連結西方，並因能充當西方開拓中華大地市場的代理人或中介人而左右逢源，又能在西方向全球不同角落殖民拓疆過程中充當先鋒而興旺起來，獲得突出發展。

傳統優勢弱化必須變陣

然而，自2010年代以降，在中美角力與碰撞的環境下，加上西方經濟發展已花開荼蘼，由盛而衰，大勢已變，例如包括日本在內的七國集團，在全球經濟體量（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已由1990年代的七成，持續下滑至2022年的四成，可見綜合國力不斷萎縮，這個過程必然反映在對外經貿交往的持續減弱之上。香港經貿過去與之高度契合，深受裨益，但現時已今非昔比，若不調整，尋找具發展動力的新市場作補充，經貿難望有長足增長。

另一方面，互聯網、數碼化、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亦給過去較少專注科技投資、只側重地產及金融服務業的香港帶來巨大挑戰，香港若不能在這方面尋求發展與開拓，必然落後於形勢，發展前景堪憂。

由是之故，在當前環境下，香港必須檢視過去曾發揮巨大發展力量的三大特點：連結內地地

位、自由市場體制與吸納海外華人力量。自由市場體制長期受到各方肯定，近年雖多了仿效新加坡、強調政府主導的聲音，但對自由市場體制仍充分肯定，有十分一致共識。

連結內外方面，過去側重西方歐美日，但因這些地方經濟由盛而衰，所以尋找具增長、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東南亞、「一帶一路」地區、全球南方國家等新興經濟體，則屬應該與之連結及開拓之地，那裏的海外華人，更應是香港向那些地方尋求發展、開拓市場的盲公竹，值得好好運用、開展合作。

劃時代的發展總與科技發展有關，因此不能視而不見。在這方面，經過多年發展，香港已有一定優勢，香港的高等院校名列世界前茅亦是有利條件，但當前環境下實在不宜單打獨鬥，主要是各方均在爭分奪秒，爭取先機，所以應採取「強強合作」模式，利用河套區的地理優勢，加強與深圳的科技合作，這亦符合香港連結內外的地位，並可藉此創造更多如華為、騰訊、大疆等領導時代的科技企業，香港的金融市場尤其能在這方面提供最佳集資融資助力。

一句話，香港過去高度憑藉的多種競爭優勢因大勢急變而正在逐步弱化，或者說在新形勢下變得再沒用武之地，若不在新形勢下改轍易轍、變陣應對，難望再闖高峰、再創輝煌。

大勢與定位·四之四

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觀豪是退休銀行家，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工商管理學院客座教授